

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

## 第七十回 靈隱寺進香瘋僧遊戲 眾安橋行刺義士捐軀

詩曰：從來天運總循環，報應昭彰善惡間。信是冥冥原有主，人生何必用機關？

欺君誤國任專權，罪惡而今達帝天。赫濯聲靈施報復，頓教遺臭萬斯年！

前話休提。且說秦檜夫妻那日來到靈隱寺中進香，住持眾僧迎接進寺。來到大殿上，先拜了佛。吩咐諸僧並一眾家人回避了，然後嘿嚶禱告：「第一枝香，保佑自身夫妻長享富貴，百年偕老；第二枝香，保佑岳家父子早早超生，不來纏擾；第三枝香，凡有冤家，一齊消滅。」祝拜已畢，便喚住持上殿引道，同了王氏到各處隨喜遊玩。處處玩罷，末後到了方丈前，但見壁上有詩一首，墨跡未乾。秦檜細看，祇見上邊寫道：

縛虎容易縱虎難，東窗毒計勝連環。哀哉彼婦施長舌，使我傷心肝膽寒！

秦檜吃了一驚，心中想道：「這第一句，是我與夫人在東窗下灰中所寫，並無一人知覺，如何卻寫在此處？甚是奇怪！」便問住持：「這壁上的詩，是何人寫的？」住持道：「太師爺在此拜佛，凡有過客遊僧，並不敢容留一人，想是舊時寫的。」秦檜道：「墨跡未乾，豈是寫久的？」住持想了想道：「是了！本寺近日來了一個瘋僧，最喜東塗西抹，想必是他寫的。」秦檜道：「你叫他出來，待我問他。」住持稟道：「這是瘋僧，終日痴痴癡癡，恐怕得罪了太師爺，不當穩便。」秦檜道：「不妨！他既有病，我不計較他便了。」

住持領命，就出了方丈，來至香積廚下，叫道：「瘋僧！你終日裡東塗西抹，今日秦丞相見了，喚你去問哩！」瘋僧道：「我正要去見他。」住持道：「須要小心，不是當耍的！」瘋僧也不言語，往前便走。

住持同到方丈來稟道：「瘋僧喚到了。」秦檜見那瘋僧垢面蓬頭，鶻衣百結，口嘴歪斜，手癱足跌，渾身污穢，便笑道：「你這僧人：

蓬頭不拜梁王餓，垢面何能誦佛經？受戒如來偏破戒，瘋癲也不像為僧！」

瘋僧聽了，便道：「我面貌雖醜，心地卻是善良，不似你佛口蛇心。」秦檜道：「我問你，這壁上詩句是你寫的麼？」瘋僧道：「難道你做得，我寫不得麼？」秦檜道：「為何『膽』字甚小？」瘋僧道：「膽小出了家，膽大終要弄出事來。」秦檜道：「你手中拿著這掃帚何用？」瘋僧道：「要他掃滅奸邪。」秦檜道：「那一隻手內是甚麼？」瘋僧道：「是個火筒。」秦檜道：「既是火筒，就該放在廚下，拿在手中做甚？」瘋僧道：「這火筒節節生枝，能吹得狼煙四起，實是放他不得。」秦檜道：「都是胡說！且問你這病幾時起的？」瘋僧道：「在西湖上，見了『賣蠟丸』的時節，就得了胡言亂語的病。」王氏接口問道：「何不請個醫生來醫治好了？」瘋僧道：「不瞞夫人說，因在東窗下『傷涼』，沒有了『藥家附子』，所以醫不得。」王氏道：「此僧瘋癲，言語支吾，問他做甚？叫他去罷！」瘋僧道：「三個都被你去了，那在我一個？」秦檜道：「你有法名麼？」瘋僧道：「有，有，有！」

吾名葉守一，終日藏香積。不怕泄天機，是非多說出。」

秦檜與王氏二人聽了，心中驚疑不定。秦檜又問瘋僧：「看你這般行徑，那能做詩。實是何人做了，叫你寫的？若與我說明了，我即給付度牒與你披剃何如？」瘋僧道：「你替得我，我卻替不得你。」秦檜道：「你既會做詩，可當面做一首來看看。」瘋僧道：「使得！將何為題？」秦檜道：「就指我為題。」命住持取紙墨筆硯過來。瘋僧道：「不用去取，我袋內自有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向袋內取出來，鋪在地下。秦檜便問：「這紙皺了，恐不中用？」瘋僧道：「『蠟丸』內的紙，都是這樣皺的。」就磨濃了墨，提筆寫出一首詩來，遞與秦檜。秦檜接來一看，上邊寫道：

久聞丞相有良規，佔擅朝綱人主危。都緣長舌私金虜，堂前燕子永難歸。

閉戶但謀傾宋室，塞斷忠言國祚灰。賢愚千載憑公論，路上行人人口似。

秦檜見一句句都指出他的心事，雖然甚怒，卻有些疑忌，不好發作，便問：「末句詩為何不寫全了。」行者道：「若見施全面，奸臣命已危。」

秦檜回頭對左右道：「你們記著，若遇見叫施全者，不要管他是非，便拿來見我。」王氏道：「這瘋子做的詩全然不省得，祇管聽他怎的？」瘋僧道：「你省不得這詩，不是順理做的，可橫看去麼？」秦檜果然將詩橫看過去，卻是「久佔都堂，閉塞賢路」八個字。秦檜大怒道：「你這小禿驢，敢如此戲弄大臣！」喝叫左右：「將他推下階去，亂棒打殺了罷！」左右答應一聲，鷹拿燕雀的一般來拿瘋僧。瘋僧扯住案腳大叫道：「我雖然戲侮了丞相，不過無禮，並不是殺害了大臣，如何要打殺我？」

那時嚇得那些和尚，一個個戰戰兢兢。左右祇顧來亂拖，卻施不動。王氏輕輕的對秦檜道：「相公權傾朝野，諒這小小瘋僧，怕他逃上天去？明日祇消一個人，就拿來了結他的性命，此時何必如此？」秦檜會意，便叫：「放了他，以後不許如此！」叫住持：「可賞他兩個饅頭，叫他去罷。」住持隨叫侍者取出兩個饅頭，遞與瘋僧。瘋僧把饅頭雙手拍開，將餡都傾在地下。秦檜道：「你不吃就罷，怎麼把餡都傾掉了？」瘋僧道：「別人吃你餡，僧人卻不吃你陷。」秦檜見瘋僧句句譏刺，心中大怒。王氏便叫：「瘋僧，可去西廊下吃齋，休在丞相面前亂話！」眾僧恐懼，一齊向前，把瘋僧推向西廊。瘋僧連叫：「慢推著！慢推著！夫人叫我西廊下去吃齋，他卻要向東窗下去餵飯哩！」眾僧一直把瘋行者推去。

秦檜命左右打道回府，眾僧一齊跪送，尚都是捏著一把汗，暗暗的將瘋行者看守，恐怕他逃走了，秦丞相來要人不是當耍的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施全在太行山，日夜思量與岳爺報仇。一日別了牛皋，祇說私行探聽，離了太行山，星夜趕到臨安，悄悄到岳王墳上，哭奠了一番。打聽得那日秦檜在靈隱寺修齋回來，必由眾安橋經過，他便躲在橋下。那秦檜一路回來，正在疑想：「我與夫人所為之事，這瘋僧為何件件皆知？好生奇怪！」看看進了錢塘門，來至眾安橋，那坐下馬忽然驚跳起來。秦檜忙把韁繩一勒，退後幾步。施全見秦檜將近，挺起利刀，望秦檜一刀擲來。忽然手臂一陣酸麻，舉手不起。兩旁家將撥出腰刀，將施全砍倒，奪了施全手中之刀，一齊上前捉住，帶回相府來。

列位看官，要曉得施全在百萬軍中打仗的一員勇將，那幾個家將那裡是他的對手，反被他拿住？卻因岳元帥陰靈不肯叫他刺死了奸臣，壞了他一生的忠名，所以陰中扯住他的兩臂，舉不起手來，任他拿住，以成施全之義名也。

且說秦檜吃這一驚不小，回至府中，喘息未定，命左右押過施全來到面前，喝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擅敢大膽行刺？是何人唆使？說出來，吾便饒你！」施全大怒，罵道：「你這欺君賣國、讒害忠良的奸賊！天下人誰不欲食汝之肉，豈獨我一人？我乃堂堂丈夫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岳元帥麾下大將施全便是。今日特來將你碎屍萬段，以報岳元帥之仇。不道你這奸賊命不該絕！少不得有日運退之時，看你這奸賊躲到那裡去？」秦檜被施全千奸賊、萬奸賊，罵得做不得聲。隨叫拿進大理寺獄中，明日押赴雲陽市斬首。後人有詩贊之曰：

烈烈轟轟士，求仁竟不難。春秋稱豫讓，宋代有施全。

怒氣江河決，雄風星斗寒。雲陽甘就戮，千古史班班。

那施全下山之後，牛皋放心不下，差下兩個精細嘍囉，悄悄下山打聽。那日竣羅探得的實，回山報知此信。牛皋怒發如雷，即要起兵殺上臨安，與施全報仇。王貴勸道：「當初岳大哥死後，陰靈尚不許我們興兵。如今施大哥自投羅網，豈可輕動？」當時眾人大哭一場，設祭望空遙拜，又痛飲了一回。王貴、張顯二人悲傷過度，是夜得了一病，又不肯服藥，不多幾日，雙雙病死。牛皋又哭了一場，弄得獨木不成林，無可如何，且把二人安葬，心中好不氣悶，按下慢表。

且說這日秦檜退入私衙，神思恍惚，舊病復發。王夫人好生悶悶不悅。一日，王夫人對秦檜道：「前日與丞相往靈隱寺修齋，叫瘋行者題詩，句句譏刺，曾說『若見施全命必危』。這施全必然是瘋僧一黨，指使他來行刺的。」秦檜猛省道：「夫人所言，一些不差。」隨喚何立，帶領提轄家將□餘人，往靈隱寺去捉拿瘋行者，不許放走。

何立領命，同眾人徑到靈隱寺來。尋見瘋行者，何立一手扯住道：「丞相令來拿你，快快前去！」瘋僧笑道：「不要性急！吾一人身不滿四尺，手無縛雞之力，諒不能走脫，何用捉住？我自知前日言語觸犯丞相，正待沐浴更衣，到府中來叩頭請死。你眾人且放手，立在房門外，待我進僧房去換了衣服，同去便了。」何立道：「也不怕你騰了雲去，祇要快些！」遂放瘋僧進入僧房。好一會不見出來，何立疑惑：「不要他自盡了？」隨同眾人搶入房中，那裡有甚麼瘋僧？床底閣上，四處找尋，並無蹤跡，祇見桌上有一個小匣，封記上寫道：「匣中之物，付秦檜收拆。」何立無奈，祇得取了小匣，同眾家將等回府，將瘋僧之事細細稟知。秦檜拆開，匣內卻是一個東帖。那帖上寫道：

偶來塵世作瘋癲，說破奸邪返故園。若要問我家何處，卻在東南第一山。

秦檜看罷，大怒道：「你這狗才！日前拿道悅和尚，你卻賣放，今又放走了瘋行者，卻將這區兒來搪塞我！」叫左右將何立的母親、妻子監禁獄中，就叫何立：「往東南第一山捉還瘋行者，便饒汝罪。若捉不得瘋僧，本身處斬，合家處死。」何立驚惶無措，祇得諾諾連聲。

次日，將天下地理圖細看，在招軍城東面，有東南第一山，乃是神仙所居的地方，世人如何到得？無可奈何，祇得進監中哭別了母親、妻子，起身望招軍城而去！

那秦檜自斬了施全之後，終日神昏意亂，覺道脊背上隱隱疼痛，過不得幾日，生出一個發背來，□分沉重。高宗傳旨命太醫院看治。說話的在下祇有一張口，說不來兩處的事。且把秦檜一邊的話丟下，待慢慢的表。

如今先說那岳霆、伍連等八人自開了播臺，祭了岳墳，從後山盤上小路。夜宿曉行，一路無話，早已到了雲南。來至王府，三公子先進去通報了，然後出來迎接。七位小英雄進府，見了柴王，各通姓名。岳霆進內見了岳夫人，把前事細細述了一遍，然後又出來，請各位少爺進來，相見岳夫人行禮。又叩見了柴老娘娘，俱道：「岳家伯母皆虧老娘娘千歲的大恩照看，方得如此。」柴娘娘道：「眾位公子何出此言！我看眾公子皆是孝義之人，甚為可敬，欲命小兒與列位公子結為異姓兄弟，幸勿推卻！」眾人齊稱：「祇是不敢仰攀。」柴王道：「甚麼說話！」即命排下香案，與眾少爺一同結拜做弟兄。

柴排福年長居首，以下韓起龍、韓起鳳、諸葛錦、宗良、歐陽從善、牛通、湯英、施鳳、羅鴻、王英、吉成亮、余雷、伍連、何鳳、鄭世寶、岳雷、岳霖、岳霖、岳霖，共是二□位小英雄。是日結為兄弟，終日講文習武，□分愛敬，賽過同胞。

看看到了八月□五，大排筵宴，共賞中秋。柴王道：「今日過了中秋佳節，明日我們各向山前去打圍，如有拿得虎豹者，為大功；拿了榜鹿者，為次功；拿得小牲口者，為下功，罰冷酒三壺。」韓起龍道：「大哥之言，甚是有興，我們明日就去。」當晚酒散，各自安歇。次日，眾少爺各拿兵器，帶領人馬，向山前結下營寨，各去搜尋野獸。有詩為證：

曉出鳳城東，分圍沙草中。紅旗遮日月，白馬逐西風。背手抽金箭，翻身挽角弓。眾人齊仰望，一雁落空中。

卻說四公子岳霖，一心要尋大樣的走獸，把馬加上一鞭，跑過兩個山頭。祇見前面一隻金錢大豹奔來，岳霖大喜，左手拈弓，右手搭箭，一箭射去，正中豹身。那豹中了一箭，滾倒在地。岳霖飛馬趕上，又是一槍，將豹攔倒。後邊軍士正想趕上拿回獻功，不道前面來了一員苗將，後邊跟著□多個苗兵，趕來大喝道：「你們休要動手，這豹是俺家追來的。」岳霖道：「胡說！我打尋了半日，方纔遇著這豹，是我一箭射中，方纔攔死的，怎麼說是你追來的？」那苗將道：「就是你射中的，如今我要，也不怕你不把來與我。」岳霖道：「你要這豹也不難，祇要贏得我手中這槍，就與了你。倘若被我攔死，祇當你自己命短，不要怨我。」苗將聽了大怒道：「你這個小毛蟲，好生無理，先吃我一刀罷！」掄起大刀砍來。岳霖把手中槍緊一緊，架開刀，分心就刺。兩個交手，不到□合，岳霖賣個破綻，攔開刀，拍馬就走。苗將在後追來。岳霖回馬一槍，將苗將刺下馬來；再一槍，結果了性命。那些跟來的苗兵慌忙轉馬飛跑，回去報信了。岳霖取著豹，慢慢的坐馬回營。

走不到一二□步，忽聽後面大叫道：「小毛蟲不要走，我來取你的命也！」岳霖回頭一看，嚇得魂不附體，但見一個苗將來，生得來：

面如藍靛，眼似紅燈。獠牙賽利箭，臉似青松口血盆，虬髯像銅針，身長丈二，穿一副象皮鎖子甲，紅袍外罩；頭如笆斗，戴一頂盤龍赤金盔，雉尾雙分。獅蠻帶腰間緊束，牛皮靴足下牢登。一丈高的紅砂馬，奔來如掣電；碗口粗的溜金鑣，舞動似飛雲。遠望去，祇道是龍鬚虎；近前來，恰似個巨靈神。

那苗將聲如霹靂，飛馬趕來。岳霖心慌，回馬問道：「小將何處得罪大王，如此發怒？」苗王大喝一聲：「小毛蟲，你把我先鋒赤利刺死，怎肯饒你！」便一鏢打來。岳霖舉槍架住，覺道沉重，好不驚慌。不上三四合被苗王攔開槍，輕舒猿臂，將岳霖勒甲條一把擒過馬去。眾苗兵將赤利的屍首收拾回去。這岳霖被苗王擒進苗洞而去。

正是：

海鯨曾欺井內蛙，大鵬展翅繞天涯。強中更有強中手，莫向人前滿自誇！

畢竟不知那苗王將岳霖擒進苗洞，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